春秋翼附

春秋翼附卷之十五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襄公中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按三年之中莒三伐魯此又圍我邑縣驁放恣甚矣季孫宿當國自宜急救况鄆自文十二年行父所城後叛魯服莒乃助莒黨惡者即入之亦所以報圍而剪翼經以遂書者見其兵力之

重舉事之便非槩以大夫無遂事責之也杜元凱云琅邪費縣南有台亭則是季氏私邑之近禍也故謂宿之救台入鄆不無自爲之心則可若直以專擅無君罪之儻亦下流受惡之意乎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黃震氏曰鄭人既服遣人以謝伐鄭之師此晉悼公待諸侯有禮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

乘卽壽夢也子遏嗣是爲諸樊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季氏私考曰晉既得鄭而楚必欲得志於宋故復使公子貞侵之然楚兵加宋每無功焉自是亦不至宋矣蓋爲晉人不戰所屈而樂喜謀國之功亦不可少也

公如晉

謝士魴之聘也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

按邿小國在今濟寧州南夫國君事大以禮恤小以仁士魴以卿聘而親往拜辱非禮之恭也

邾素服魯而取爲己邑殘暴之行也書至書取
各有譏焉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共王卒子昭嗣是爲康王
冬城防
按防在齊南而近于莒莊二十九年巳城而此
復城爲臧孫紇始受邑也然魯但知城防以備
莒而自邾如防之請竟爲武仲盤據要君之地
其所謂憂在蕭墻之内者與趙鵬飛氏因明年
齊有圍成之役遂謂備莒亦以備齊則附會矣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按左傳云爲吳謀楚故也蓋庸浦之役由諸樊初立國威未振且伐人之喪以易取敗但中國實藉吳制楚而吳爲楚敗不無脣齒輔車之慮故遣諸國大夫往會諸樊于向所以助吳而威楚也叔老公孫嬰齊之子以卿爲介不惟見魯事吳之過愼而武子之專倨叔老之詭隨亦兩見之矣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按晉悼公自戲歸謀息民于魏莊子遂三駕而楚不能爭得勝算也秦關河四塞食足兵彊其勍十倍于楚背施逆報兵爭數世其仇晉亦十倍于楚今楚氛少息政宜休兵睦隣修秦舊好相安于無事以養中國之元氣何遽合十三國大夫以伐之哉況櫟之役乃晉自少秦師弗設

備故敗未必秦欲與晉爭伯也觀諸侯濟涇而秦竟閉關自守可知矣秦自此養威蓄銳至孝公內修耕稼之政遂伯西戎非晉激之使成哉

已未衛侯出奔齊

按左氏載定姜答宗祝及師曠對晉侯之言則衛獻有可廢之道及載蘧伯玉出關之對則又未見其當廢但獻公君國會盟已十八年使無失道孫林父雖巨姦大逆豈能掩中外人心之公而遽逐之乎竊謂衎既非定姜所出則平日奉事之禮固萬無所謂暴妾使余之惡亦必有

瑕隙不厭姜心者故林父得內交宮禁訛言惑衆耳至于人君令出惟行威儀定命而戒食失期庋冠馭下則命令之謂何旣以褻狎二卿復以詩譏孫蒯則易所謂君不密則失臣者也孫甯背逆無道罪不容誅獻公敗度忽微自取困辱故聖人不書逐而書奔以主君奔竄之狀著姦臣威偪之惡也專以爲歸罪于君者固害教之言或以史官直書逐君于策爲非辭者則書弑又何如哉

莒人侵我東鄙

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按楚自失鄭而不與晉爭者非止晉悼息民之效實恃壽夢强勍能制楚之後也故楚之懲吳甚深今壽夢旣卒諸樊初立國勢稍弱遂有庸浦之役雖以向之會亦不足以懾楚招之心于是子囊之師又出矣伐吳將以圖中夏也左傳載吳敗楚于皐舟而經止書伐吳者聖人欲使中國震隣戒故外之勝負略之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彼孫林父以臣逐君不能討正其罪乃聽荀偃定君之說使士匄與諸國大夫往會于其私邑夫荀偃與欒書弒厲公是國賊也彼方欲爲林父緩頰以自掩其罪而悼公竟爲所誤縱賊黨姦壞法亂紀莫大于此矣況是時魯有三家齊有崔慶衛有孫甯强家正以類相庇而晉悼復爲之主使彼又何憚不爲哉自是剽弒衎歸衛有二君者十年而齊光蔡固莒密州之弒接踵相仍皆晉悼啓之也雖能服鄭駕楚功過豈足相準哉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巳亥及向戌盟于劉

按宋與魯本婚姻之國自魚石亂後國事勩勤聘問之禮久缺合左師此來說者謂報二年公孫豹之往禮尚往來豈有隔十餘年始相報者乎意是時楚氛旣息晉悼又衰列國會盟雖云不廢而王持之權漸無所屬左師當國意欲觀望國舉動以私相結納乎觀其尤獻子之室則屬望之情可見矣

劉夏逆王后于齊

按天子不親逆卿往逆而公監之禮也夏以士往逆是輕天下之毋矣左傳于十四年載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豈已致往逆之禮此特遣士趣行耶抑王室窘之欲求簡禮故不遣卿耶季氏私考謂靈公陰結權貴求寵于王王之柄臣易齊故禮輕非也是時齊方強大王取齊女實將有藉焉故未逆后而先賜命且既已結權貴矣何反取柄臣之輕易耶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按齊靈素恃强輕晉而會戚定剽則助逆黨姦

蔑晉尤甚然獨伐我西鄙者何以季孫宿主是
會也書救者賢臣之邑義不容已也書至者公
無卒乘力不能進也遇魯地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按成孟氏私邑郛外城也魯自作三軍之後兵
賦盡歸私家君臣絶不相屬君有行而下不顧
臣有役而上罔聞故上書救成而不言帥師所
以憫襄公孤立無助之危下書帥師城郛所以
著叔季植黨無君之罪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按齊靈素輕晉悼故邾雖陽爲從晉陰實黨齊近見莒屢侵我東鄙而伯主不討已無黠驁陵侮之心且民屬三家襄公孤立邾亦惡乎憚哉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季氏私考曰晉悼公十四而立覲其對使迎立之辭已有大人之志故當晉室中衰之後而卽慨然欲復文公之業豈非衰世一英君哉但智及于鄭而治內甚疎以孫林父之懷奸而不能正齊靈公之撓霸而不能馴邾莒之肆行無忌

而不能禁蓋亦適值楚方畏吳之際故卒成功耳使當熊頵强悍之世亦安能有成耶說者謂其功視桓文而德則過之未敢以爲然也子彪嗣是爲平公

十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按晉悼公雖云服鄭然楚信義不孚諸侯尚多弗恊況吳楚競强齊秦搆難平公初立實有懼心焉故未三月而葬恐有他虞急于襄事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

按傳稱會于湨梁命歸侵田夫春秋時吞併僭竊小國甚若此最是正疆界收人心之善政說者以方在喪稱子之日而會聚諸侯燕享歌詩爲越禮忘親歸咎叔向不知此非出于叔向也荀偃實主之也蓋偃弑厲公把持晉國悼公雖不能去偃而英敏有爲尤足以懾服其心今平公嗣位叔向祁奚等用事偃巳懷觖望而反田之令尤不便于豪強故倡爲歌詩必類之言以啓釁而生亂于是嫁怒高厚而有大夫之盟矣

湨水名湨梁水隄也屬晉地

戊寅大夫盟

按大夫盟者不由諸侯之命也夫荀偃忌叔向當國故因怒高厚而擅爲此盟是以巳之無君倡列國之無君其罪可勝誅哉然孫林父追逐衛獻晉悼公聽偃而使士匄與諸國大夫會于戚則今日之盟何足怪哉傳稱高厚逃歸季氏私考謂齊方輕晉厚必無來會之理非也齊以平公始立欲覘其國事故遣高厚嘗之旣違其令又逃其盟則輕晉之實益可見矣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按平公初立叔向當國首以反侵田爲令是欲
和好睦憐也豈有一會而執兩諸侯之理此亦
苟偃爲之以實同討不庭之誓耳蓋高厚雖逃
齊國强大偃亦無能讓責惟邾莒素屬齊者遂
駕言我故而執之以示辱于齊且反叔向反田
睦隣之意故稱人以執見非出于君也

齊侯伐我北鄙

按齊素輕晉故嫉魯事晉三年之間師凡五至
此則以晉爲我而執邾莒故也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按日食地震皆天變之大者然日食猶有一定之數曆家可推測而知故得其常者亦不爲災惟地道以靜爲體安順承天者也陽爲陰所錮而不得出則震是時三家分魯襄公孤立乃君弱臣強之象胡氏以爲北鄙連歲受齊兵之變非也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按許既請遷則心已服晉平公但當慰安其心諭鄭不爲陵虐使共爲中國外藩鄭許大夫重

遷亦聽之而已何以伐爲此必出于鄭人仇許之計故首舉鄭伯非爲其君故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按魯北鄰于齊故屢伐我北鄙又三家惟孟孫爲弱故再圍之亦攻瑕之術也孟氏疲于役而懼則叔季動搖三家有外心則魯必背晉而從齊由是望國一倡諸侯向風便可與晉爭伯此齊靈之本心也家氏謂欲致晉而與之戰則其計迂矣

大雩

按周之五月建辰五陽用事而地震陽爲陰偪也秋月建午未申三陰用事而大旱陰不濟陽也陰陽反常魯之時事可知矣

冬叔孫豹如晉

按是時三家分魯國務日偵齊之釁肆侵伐非止爲服晉故寔窺覘其衰弱欲乘危而翦滅之耳襄公不知內修德政以振積衰之勢乃欲乞憐于晉以禦桀誇詐強暴之齊是諱腹心之疾而徒假藥餌以療風寒也豈不愚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子華嗣是為悼公

宋公伐陳

按鄬之會陳侯逃歸自是不復與諸侯會者十年晉楚報復相仍未暇圖陳今楚氛稍息鄭既來服許又請遷則陳當亦懷貳心于楚矣晉何不修文告以招諭其來乃因宋請伐而欲假手以服竊恐宋未能服陳而徒挑楚禍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按買衛卿也稷之子左傳載孫蒯田曹隧遭重丘人詬令帥師報石買者衛剽德林父諱言逐

獻公事故命卿爲將以蒯佐之君爲他事而伐
曹云耳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
防

按前年冬叔孫豹如晉未得晉庇而重受齊伐
乃知人不足恃而修德自强當亟圖也桃防俱
北鄙邑夫兵凶戰危故軍旅之事臣前君後或
君行臣從靈公已在師而高厚復帥師致伐是
君臣並將失制命從令之道矣是可以見厚用
事之專而卒爲崔氏所殺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按華臣華元之子閱之弟也華氏世擅兵權自元卒而勢始衰于是公族之中有以素隙相傾者故七年樂轡弓梏華弱而弱反出奔以不容于樂氏耳況臣暴宗亂政于法應討自合左師以國恥之說讙沮其君則公族國人必不諧服于是國人逐瘈狗遂乘勢入其家而臣不能安其身矣然陳乃宋仇而奔焉是違適讐國也臣之心其可測乎

冬邾人伐我南鄙

按前年晉執邾子莒子不言歸國何復有此侵蓋執原出于荀偃之意不歸京師以正王法而旋執旋釋不惟無所懲創反爲邾莒所覷故益恃齊蔑晉而肆無忌憚如此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按夷狄于天子世一見諸侯不得相通白狄去魯甚遠彼見中國無伯關防廢弛故潛入內地以窺覘虛實而魯之衰弱尤其所覬覦者此所以不遠數千里而來也春秋書此不惟危魯且

警中國爾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按伐曹由于孫蒯石買之帥師乃衛剽庇蒯之意且不執于曹人愬晉之日而執于衛使將命之時失刑甚矣傳云執孫蒯于純留而經不書蓋晉素黨林父未必執其子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

季氏私考曰齊之伐魯自十五年伐北鄙始其志實在爭霸欲服魯以長驅中原耳魯所以久不報者齊方怙強勢不可敵欲俟晉圖大舉也

而靈公不悟方且恥視魯侯三年之中君歸臣出五伐四圍怒猶未已而今年又以師伐暴亦甚矣安得不致十二國之同圍哉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按魯自僖文之世專意事齊其後背齊事晉而鞌之役魯實主之此齊所以不能無憾于魯者況晉文攘楚定伯齊實預有力焉而厲悼以來晉藉先人餘威以主盟中夏而齊以强國伯勝之裔竟望下風而不得一接殷勤聘問之歡故

靈公不肯親赴會盟結黨邾莒以數侵魯者此憤心也爲晉之討宜修文告申齊魯舊日之約使彼此捐忿修好同心戮力以爲擯楚之計此上策也不然而齊恃其富強不肯相下卽中分鼎足各睦其與國共立中國之藩籬以遥相應援楚犯晉則齊救犯齊則晉救此亦輔車相倚之勢未必非制楚一策豈不猶愈于諸侯交相見禮而成南北二伯者哉計不出此乃空中國之諸侯遠涉東海以圍其所必不可下之敵當是時無論楚子乘虚蠶食卽吳人亦熟知中國

情形者一旦出其不意以割據于東南秦人亦
逞其積怨而横侵于西北强齊當其前吳秦制
其後十二諸侯不盡爲魚肉哉故三國按兵不
動而晉得與齊成實僥倖于萬一者也春秋書
同圍若曰不同擯楚乃同圍齊云耳說者乃謂
晉討得其罪與衆同欲豈不謬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

子滕嗣是爲武公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按楚自晉會蕭魚後不敢與晉爭鄭至此八年

令悖心既殺平公舉動輕率楚已生心且是時晉方會諸侯圍齊故楚間鄭伯之出而伐之此實憑陵諸夏之漸也幸而子庚量力而退師徒凍死實天厭楚氛而庇中夏也不然中原空虛何難蹂躪哉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按此即前年同圍齊之諸侯也因齊不服故爲此盟以謀之其後衛伐晉侵更相爲害欲以服齊計亦左矣祝柯齊邑

晉人執邾子

按左傳云以其伐我故似不盡然邾既從晉圍齊同盟祝柯何以執必因齊不服疑邾漏泄機事陰復從齊故執之以切其歸地且泄怒齊之忿耳實非專爲我故也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漷水

杜元凱曰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胡陸縣入泗蘇氏曰成二年晉人敗齊于鞌使齊歸我汶陽之田書曰取汶陽田不言齊田魯地也今以晉命取田于邾故曰取邾田非

魯地也高氏曰書田于至自伐齊之後明公獨取之專罪公也自漷水者隨漷水以爲界者著其取之多也

季孫宿如晉

吳徵氏曰謝討齊且取邾田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按林父以獻公在齊恐爲所納故乘圍齊之後請伐于晉平公遣欒魴帥師從之經獨書林父著其罪惡也或以此伐爲晉所使以苟假焉不

含之故非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按齊靈公背大虐小至立庶廢嫡尤爲反常故臨終之日曖昧不明或疑太子光爲之然光後亦爲崔杼所弑豈天道好旋之理耶則皆靈公詒謀之不臧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王氏曰春秋之時侵伐四出或背殯帥師或冒喪伐人而士匄奉命出征既至齊地聞喪而還善矣劉氏曰公羊云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

夫也非也若兵未出境豈得擅還書至穀乃所以明境外得專之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季氏私考曰孟獻子大學記其義利之言而孟子稱其忘家之友此誠魯之賢大夫而春秋中所僅見者也故雖與季孫行父同朝而不與同惡觀其始得預政即請如京師而四卿並將蔑獨不與亦可見其特立之志矣其後莊子速僖子貜懿子何忌武伯彘皆能世其家法三家之中獨忠公室而南宮敬叔之賢又有以出於流

俗者豈非蔑之遺教流風足以淑後哉但成六
年蔑與僑如侵宋一事似非賢者所爲然宋人
貳晉而晉命討之則亦當時諸侯事霸之常也
所少者不能爲宋設解紛之策耳然蔑自襄公
六年即不經見豈壽以老疾在告而政皆委於
叔季二孫歟考其所爲有不類者如三軍之作
大抵非蔑意矣
齊殺其大夫高厚
按高厚高固之子無咎之弟崔氏之讐族也從
君于昏固失守正之道然亦迫于君命不得已

而爲牙傳實未甞與廢嫡立庶之謀亦未見有為傳無狀之罪崔杼旣迎立莊公欲招權擅政故誅牙餘黨而殺之耳不去其大夫見殺無罪也而崔杼姦謀逆志胚胎于此矣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按公子嘉卽子孔傳載嘉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殺之而分其室夫使嘉果隱盜召楚殺之誰曰不可然九年楚子囊伐鄭三卿欲從楚嘉獨持仗信待晉之議則固已賢于諸卿矣況嘉以從

晉忤諸大夫當召晉師以去之胡乃召楚乎則純門之師未必嘉所召也又盜殺三卿爲其背晉堅從楚耳嘉既持待晉之議盜又何殺之若云知而不殺亦屬揣摩矣大抵嘉之爲人必剛愎自用忍于殺戮者觀子產焚書之勸則其專恣刻薄可知而國人危懼同列忌嫌于是羅織以隱盜召兵之罪而以國法致之死耳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大夫見其非必誅不赦之罪也

冬葬齊靈公

按齊靈素恃強暴侵伐我北鄙是敵仇也且諸

侯同圍尚未肯服而魯往送葬可謂交鄰有道矣其誠禮教信義之餘風乎

城西郛

按郛乃外城西郛國都外城之西郛城之者以城壞而備築耳若左傳以爲懼齊則魯之北境與齊接壤何不先城北郛哉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按齊晉迭伯勢並强于中國故晉每以齊不同盟會爲慮今齊及晉平則兩强相睦矣魯恐齊修同圍之怨而晉不救援也故穆叔會范宣子

于柯賦載馳之四章以感動叔向而向曰敢不
承命則晉亦不能保齊之不侵魯矣故穆叔歸
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城武城

按武城在費西北即子游爲宰處其地近莒齊
之去魯尚遠莒素黨齊仇魯齊將有事莒必先
之故城武城非但備齊亦以備莒觀明年春孟
莊子即會莒人盟向可見矣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按莒爲齊黨魯懼齊故與莒會恐其挑齊以爲

難也仲孫速蔑之子是為孟莊子夫蔑卒于前年八月至此纔六月速代父為卿未練而從政是不能三年之喪矣故孔子稱莊子之孝獨取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為難能蓋從俗短喪則其他孝行皆為疎節惟任舊人行舊政則于所謂父沒觀行三年無改父道者殆庶幾焉而較之父死未幾紛更自便者為不侔耳其褒中之惜乎

夏六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按齊靈無道久背中國盟會今莊公殺牙自立國勢人心捏杌未定故來與會盟而晉亦喜其來遂尊列于羣侯之上耳薛季宣以爲士匄聞喪還師修德來遠之驗恐未必然澶淵衛地春秋之例服異則書同盟此齊成而不書同者移叔曰齊猶未也不可不懼殆謂此與或謂大隧巳盟則經未嘗書或謂仲孫速伐邾則盟在伐前俱屬附會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按祝柯之會既執邾子又取邾田報亦深矣況
澶淵在彼何以伐爲且孟莊子父喪甫五月而
會莒盟向又從晉伐邾可謂孝乎夫孔子乃稱
其不改父政豈以三家之中獨忠公室而貢賦
未嘗闕耶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按八年鄭執公子燮子囊伐鄭是敵仇也今楚
既不能與晉爭鄭已堅心服晉則燮之求從先
君以事晉不惟免楚虐亦可釋鄭怨左氏乃云
不與民同欲謬哉季氏私考不辨其謬但謂蔡

爕必不欲從晉以與左傳相駁誤矣蓋蔡衆安于楚下爕欲以一人挽而之晉故犯衆怒而罹難耳覆爲爕同毋弟國人疑其同黨遂奔楚以明志而免禍何其卑哉故均蔡公子也一則稱國而存其官一則稱國而言奔楚褒貶之義嚴矣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按陳蔡同事一體之國蔡爕既欲從晉討必與陳黃通謀而陳人之不欲亦必猶之蔡人也虎寅專國遂愬諸楚而楚以爲討若奔晉必爲二

慶執以歸楚不自速其斃乎故奔楚亦猶履之奔也陳侯不庇其弟公子黃不擇所奔春秋蓋兩罪之也

叔老如齊

按魯素畏齊强澶淵未盟之前則會葬以通誠盟莒以結黨懼偪也既盟之後而仲孫速乃有邾之役是伐其與國而背盟好矣故又卿聘以解之何不憚煩哉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汪克寬氏曰魯自蕭魚以後連歲與强齊邾莒交兵是以不遑朝聘往來之事雖向戌來聘而亦未之報也今始平於齊遂交鄰國以尋舊好耳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按十九年季孫宿如晉吳澂氏云謝討齊且取邾田矣今左傳又云然非也蓋邾本齊黨晉人爲魯而執之于前澶淵既盟仲孫速復伐之于後于是魯哀公恐齊釋晉怨而嫁怒于魯故親至晉以求庇耳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王氏經世曰昔莒僕以寶玉來奔季文子使出諸竟今宿乃自受庶其之奔蓋納莒僕者宣公也故行父假公義以匡君而實陰以攬權焉今已作三軍分公室則納叛人與其邑皆季氏之私有故不復顧前日之言矣自是莒牟夷邾黑肱接踵而至曲阜之地遂爲盜藪然皆非公意也

按季孫宿三分公室身爲盜臣故庶其來奔不惟利其二邑而以盜納盜實庇護其黨類耳至

于君之姑姊而擅以妻盜臣壞常亂紀羞國辱

君罪可勝誅哉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季氏私考曰欒盈者書之孫黶之子晉卿也欒

在晉專執政權嘗殺趙宗害郤氏而厲公見弒

於國人實書所主書雖尋沒而黶之汰虐已爲

同列所忌矣第悼公寬厚坦懷故得免於禍耳

及平公時趙武用事盈爲公族大夫不相能于

范鞅而盈好施得士尤其君之所易疑也故州

賓一諺而遂無所容矣凡此皆欒書專權怙勢之所致也君子違不適讐國楚晉之讐盈之奔楚實欲因楚力以復國耳此無君之心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家鉉翁氏曰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云朔相遇而道有表裏若月光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光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自漢以來曆家每以百七十有三日爲一交會未有頻月交會者而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

食漢高祖卽位之三年十月十一月頻食以後至今千有餘年未有頻月頻食者故知天度有時而變其常茲所以爲異也

曹伯來朝

按此曹武公勝也汪氏責其三年喪畢不朝京師而朝宗國爲非禮不知周室微弱徒寄空名諸侯但知有伯主魯與晉睦故朝于魯將附大國以通于晉耳豈得已哉 八辨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按晉自悼公時六卿和睦修政息民故楚不敢與抗平公嗣立威勢已衰而欒盈以稱逆之胄懷恨奔楚計必挑楚抗晉以報范鞅之仇晉實有遺患之慮又恐其洩漏國機于諸侯以啓畔盟之釁故爲此會一以預防荆楚一以彌縫諸侯耳自左氏有錮欒氏之言說者遂謂盈必徧歷諸國以求入故晉預約諸侯使皆勿容以杜其還是堅其服楚之心而報晉之無已也又焉知諸侯必聽晉而弗納乎蓋所謂錮者拘禁之使不得入楚又不得歸晉非勿容之謂此晉之

失討也　公羊傳十一月庚子孔子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此叔肸之孫聲伯之子其子弓嗣爲大夫是爲子敬叔子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按晉平公自度才智威力不及其父諸侯畏晉亦不及悼公之時况齊之强大同盟未久尤其

所深慮者今聞欒盈去楚適齊故復爲此會以堅盟約以杜奸萌雖會十國之君意實專在于齊莊也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按追舒字子南莊王子也時爲令尹左氏載子南寵觀起之事康王告其子棄疾而殺之于朝非也大抵楚自晉會蕭魚後不敢與晉爭衡者十二年其覬覦圖復之志未甞一日忘也近欒懷子出奔楚晉且慮其挑楚啓釁爲中國患故

會商任沙隨以豫防之子南當國乃任盈去楚適齊自失一黨助此楚康王之所深悔莫追而借觀起之事以置之法也觀其告棄疾之言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專為此耳不然寵臣多馬雖非令尹所宜亦何關于國家大故而遽殺一貴卿哉審是則殺之當罪矣何以不去其大夫公子見楚欲亟圖中國法不貸于貴戚重臣慮之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朔日有食之

三月巳巳杞伯匄卒

弟益姑嗣是爲文公

夏邾畀我來奔

按畀我邾大夫名見逐出奔未必是庶其之黨但魯既受庶其二邑則人視爲逋逃淵藪矣此畀我亦來奔也然是冬臧孫紇出奔邾亦受之出爾反爾又何尤焉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按公子黃本與蔡爕同謀從晉因二慶愬楚楚將討遂奔楚反誣二慶陳侯如晉必且實弟之

言故楚信而來召至慶樂見殺則兩人自度不免遂以陳叛矣于是陳侯藉屈建之圍殺虎寅以滅其口是始既不能正國法以庇其弟終又藉夷狄以殺其臣在二慶雖不爲無罪實皆陳侯激成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穀梁以爲罪累上是已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按蔡公子履不歸者彼原不與變同謀故不辨而安于楚陳公子黃得歸者以反覆訟辨詒楚而藉其力以歸也不然黃固自陷虎口而陳侯

亦且受累矣書曰自楚歸于陳危之也幸之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按晉錮欒盈者謂遇盈至國即禁錮之使不他適勿令適楚以啓釁勿令入晉以生亂耳齊素欲圖晉知晉女吳倥偬之際遂偽媵以歸之而藩載盈及其士入晉使先發難而徐以師乘之此秋即有伐晉之役計亦狡矣曲沃即桓叔所封雄鎮也而與欒氏爲私邑晉之先大誤矣盈于藩中潛入曲沃晉人不知後師甲晝入絳敗歸入曲沃晉人以其狀告故先書復入于晉後

言入于曲沃也夫盈本弑逆之胄深讐范氏必
欲一報又爲强齊所納其稱兵入絳豈止報范
意在傾晉也幸天厭欒氏故樂王鮒爲宣子畫
奉君走固宮及魏氏可强取之策卒之范鞅迎
舒宣子授賂則魏氏受困而盈失其所恃敗入
曲沃晉亦有天幸哉不然利權雖在宣子鬬難
而懼亦安能爲緩急乎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按齊本欲伐晉觀晏子告欒盈之言可見此先
伐衛者欲出其不意且使欒盈得從容爲內應

計不意盈已敗歸曲沃晉亦有備故無功而還左傳所載齊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封少水之事未必實也畔盟納叛拒諫逞兵齊莊眞無道哉然觀崔武子君于何有之言則踰墻之禍胚胎于此矣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按雍榆在朝歌東朝歌又在衛東去晉甚遠師何以次焉傳稱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再觀外傳記子服惠伯之言則穆叔非無功于晉也蓋兩人畏縮避其前鋒待齊師去而躡

之者耳

己卯仲孫速卒

按此孟莊子也幼子羯奪其兄秩而嗣立是爲孟孝伯夫魯自仲遂殺適立庶公室於是乎失政魯卿自季孫宿以私意廢長立幼於是家臣效尤孟氏之豐點廢秩立羯叔孫氏之豎牛殺孟丙而立舍皆託廢立以擅其權而三桓微矣作俑之禍其流弊可勝言哉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按臧孫紇以智名然廢嫡立庶悖道拂經卽愚

者猶知其不可紇乃身任爲之其心豈止納交于宿亦欲自飾其奪貫爲之罪耳卒之公鉏怨毒孟氏作難卽季孫且不以爲功于是斬關奔邾甘陷畔亂美疢藥石之喻痛悔無及焉得智及其自邾如防據邑以請不過欲立巳之後非爲宣叔也然要君之罪聖斷不爲末減而魯人亦洞燭其肺肝竟立臧爲不遂所願則又棄防奔齊逋逃竄匿不能自立于天地間矣智者固如是乎

晉人殺欒盈

按盈之入晉主不由君況既入曲沃則專祿阻兵無人臣禮故韓趙荀范之族卽羣聚而攻之國亂無政衆人乗勝共殺非以國法治也故稱人殺欒盈不稱大夫齊履謙氏所謂討賊之辭晉欒盈鄭良霄是也

齊侯襲莒

按莒素爲齊黨因十八年同諸侯圍齊故因伐晉還而襲之夫用兵當聲言彼罪執詞以伐若輕行而掩其不備是賊盜之爲也故春秋獨書襲以罪之然以千乗之尊帥三軍之衆而身傷

臣獲貽羞小國以是知齊莊之不能爲君矣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按晉有欒盈之亂齊國之師故遣穆叔通問并致次雍榆之故杜元凱以爲賀克欒盈非也

仲孫羯帥師侵齊

按羯奪秩位欋伯主討罪故因穆叔師次雍榆無功于晉遂帥師侵齊見巳才以説伯心意必

公鉏教之者乎

夏楚子伐吳

按十四年晉會吳于向専爲伐秦之故然自蕭

魚會後楚已不敢與晉爭衡故中國不與吳會者十年則楚無晉規于是釋鄭而圖吳蓋自諸樊即位以來兩見伐矣此見楚窺中國之漸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按莒素服于齊無罪可討齊莊晉還掩襲已非信義況既懼而行成矣杼又何以伐爲蓋杼畜無君之志欲立威以脅主故因有莊公傷股杞梁見獲之釁遂帥師以伐之蓋張已之威以趨君之過也觀其言曰君于何有則弒逆之萌豈

待踰墻之禍而後見哉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按七月日食大水八月又食此陰氣盛而陽氣將絶也自是之後六君被弑楚子主盟滅舒顔滅陳蔡伐吳討慶封中國勢權悉歸夷狄矣天象預見可畏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按前齊莊伐晉崔杼諫而弗聽其言曰羣臣若

急君於何有蓋欲弒君說晉以免難也今再
十二諸侯將以伐齊則齊國君臣之急可知矣
意是時杼必遣人陰致晉侯故師止于夷儀而
不進非以水而不克也明年夏晉方復會諸侯
而杼已先期弒光則密約之情昭然可見矣不
然弒逆大惡也晉侯盟主也何竟受賂而不討
耶季氏私考以爲夷儀之會本甯喜欲納獻公夫
是時衎尚在齊齊晉方不睦豈肯讓晉以納衛
侯之功而兩強虎視喜亦焉能居閒以成其討
哉緣夷儀衛地諸侯之會于此而衛獻隨入故

季氏遂附會成其說耳實不相蒙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按自蕭魚會後楚不敢與晉爭鄭心未嘗一日忘也今齊晉交兵如兩虎鬬穴楚人欲收卞莊之利遂乘閒伐鄭使晉來救鄭則與齊爲犄角晉專攻齊則邀擊其疲憊豈非窺中國之勝筭乎傳云伐鄭以救齊非也孫[illegible] 自今兩伯爭衡至使夷狄救援中國之羞也陳[illegible] 聖人何畧而不書耶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按左氏以爲討慶氏之黨則二慶之殺楚實主之宜咎不應復奔楚意是時陳侯從楚子伐鄭公子黃監國復謀從晉國無專主人懷洶洶故咎奔楚以愬黃耶不然則必以他事奔者也

叔孫豹如京師

按自宣公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後五十年來始有此聘娟于天子故聖人喜而書之然魯之聘周又止于此則喜之中實有憾焉耳

大饑

按穀梁云五穀不升爲大饑又謂之大祲是時
公室之民盡歸私家魯君特孤立于上耳天災
流行民亦何辜詩云不自爲政卒勞百姓襄公
之謂矣

春秋翼附卷之十五 終

春秋翼附卷之十六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黄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襄公下

二十有五年春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按左氏云以報孝伯之師非也崔杼無是心也孟公綽知之矣蓋杼既欲弑君悦晉前夷儀之會必先密約故假意伐魯以示爲國効力之忠于是設謀誘弑見罪在莊公而于巳無預云耳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按齊靈公以會盟之事專屬太子光縱其出入不爲檢制驕奢淫佚所自來矣旣嗣君位遂恃才傲下陵大虐小與國離心羣臣側目崔杼之言曰君子何有自此言一出易所謂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君幾事不密則害成斯之謂矣杼能不先爲之圖乎故欲弑光以悅晉而不獲間遂設棠姜之事以爲誘傳云遂取之莊公通焉機械成矣饗莒北郭崔子稱疾陷穽成矣三請不許二命不知干掫之計何巧乎崔杼姦回弑逆陷君不義罪不容誅莊公淫邪失道身

被僇戮孽由巳作靈公貽謀不善社稷幾危亦豈得無罪乎至于晏子之言甚不軌于道王氏辨其爲鄙夫附益非也蓋靈公暴虐崇慾莊公姦淫殺身齊之國脉不絶如綫耳晏子量景公才足以有爲自量其身可以爲輔故佯爲不必死亡之説以免崔杼之難卒之君臣相悅伯業再振功烈表于東海聲稱被于來兹皆其力也豈若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溝瀆而莫知者耶故藉口于嬰言以爲脫難計者固非臣子之道而以其言爲鄙夫附益者亦未深知晏子之心者

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按此因前會旣以崔杼密約還師逾年未見如約故復有此會而杼已先期行弒矣故受隰鉏之成慶封之賂遽爾旋師若聞喪而不進耳是心乎成惡而與亂賊同情也故上書崔杼弒君下書晉會夷儀所以深著晉與諸侯之罪也季氏私考因傳載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之事于下遂以此會亦謀納獻公誤矣蓋晉平因受

杼賂不討其罪故假以納衛侯爲功見非無政事耳豈其本謀哉況崔杼止欲求地則顯然特晉爲援怙不以弑逆爲意此聖人所深惡也故削而不書爾亦何必强執之哉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按子展本欲從晉今見楚氛稍息遂倚晉以爲安不知晉釋楚圖齊已爲失策豈能終庇鄭則入陳之役適所以激楚怒而釀後患耳但是時子産當國何不輔其君以講信修睦乃帥車七百乘同舍之宵突陳城耶蓋子産子國之子于

舍之爲父輩不能阻其行故相從以入使不至
蹂躪陵轢之害此則子產所斡旋耳故春秋不
書子產而專著其罪于舍之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王氏經世曰書同者見崔杼弑君之賊與焉春
秋之微辭也
公至自會
按魯方與晉睦襄公能佐平公討崔杼之逆謀
置齊君則豈惟俾益齊邦夾輔王室三家當亦
炁惶懼焉于魯亦大有造矣乃袖手旁觀晉

之受賂繕賦而往無事而歸愚哉

衛侯入于夷儀

按獻公君道雖或有虧然爲林父所逐則義猶未絕故聖人亦不絕其位而稱衛侯不然臣子逐君伯王既不能討以定其位聖人又絕其位而直書其名則亂臣之權不惟肆行于當時且得籍制于後世矣季氏私考以此衛侯爲剽而非衎夫春秋之例出外復歸則書入稱兵衛突則書入夷儀本衛地剽所自有何以稱入況衎在齊正剽所忌從晉伐齊恨不得乘勢剪除以

絕復入之端今諸侯受賂各歸剽亦必歸國以
據根本杜奸萌乃獨遷延留滯于夷儀之地耶
故此例正與鄭突入櫟事同後書復歸于衛者
乃還國都以復位之辭也書法昭然何必生疑
強辨哉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按屈建屈到之子子木也薳子馮卒代爲令尹
羣舒本楚屬國因前年吳人召舒鳩舒鳩叛楚
楚子欲伐之以薳子之言而止今建代馮當國
遂滅之恐其導吳伐楚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按子產當國不務修德睦鄰而日與陳構難宵突陳城已爲不義況夷狄之功則有獻捷兄弟之國止告成事身爲執政戎服將事不亦大奸先王之典乎且獻捷未幾子西復出何窮兵黷武也此子產聽政之疵孟軻氏所以譏其不知爲政與或者乃以此爲謀國自强之術謬矣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按諸樊威勢已滅于壽夢之時故兩見伐于楚巢服楚小國在羣舒東邊本欲伐楚以報舟師

之役乃恃其蠻勇先事侵巢竟不出牛臣所料
而以親門射殪此固遏之輕敵致然實天之所
以資楚而使之復振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按衎入夷儀則書曰衛侯甯喜弒剽則書曰其
君此是則彼非衛國乃有兩主耶蓋衎爲林父
所逐人心尚繫位望未絕故人稱侯不然是與
林父以逐君之權矣剽雖非正臣民共主盟會
久列故弒稱君不然是與甯喜以弒君之權矣
扶綱常正明分兩不相蒙總歸于道非聖人孰

能定其衛哉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按林父專權逐主及獻公反正之日又據邑以叛視衛國如已有視故主若寇讎其勢有必不相容者其罪可勝誅哉但戚本林父私邑何以言入意是時林父聞甯喜之亂必往赴救見事已無及旋即歸邑恐邑人畏懼甯喜歸順獻公未必相容遂逞兇以入故書入書叛深著其姦雄跋扈之罪狀也左氏乃止以專祿周旋爲罪杜元凱又謂林父事剽而衎入義可以退豈不

誤哉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按衛獻之罪原不至于可廢則位義未絶于人心今反國踐祚無論其所因之正與否所言之當與否而位號復明綱常復正實天地間一大關係也故繫名于衛侯之下以昭示天下萬世使知君臣無終絶之理耳或者曰衛獻公不知改華季氏私考以衛獻屈于臣下故書名亦淺之乎窺聖人之旨者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按晉素庇林父一旦甯喜作難奔戚以叛又爲衛人所侵殺晉戍三百于是晉平欲爲黨助解釋其罪度不與諸侯同事難以一衆聽而魯爲望國與衛最親必得魯爲盟主乃足示信然事涉黨逆又難顯以告人于是遣中行穆子行聘致襄公報謝因假公以濟私耳左氏直以爲召公恐未必然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按澶淵衛地近戚當是魯適晉所經之地林父始逐獻公今又據邑以叛悖常亂紀平公雖欲

庇之亦有難與諸侯言者意必遣趙武約鄭宋曹三國之人先至澶淵襄公以謝聘經歷其地遂逆爲會主于是致平公將有事于衛之命而襄公柔懦不振惟晉是聽則傳所謂疆戚田取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者能保其必無乎蓋晉平公不欲冒黨逆之罪故籠絡襄公假手以爲之又恐多諸侯不無異同故皆會其大夫而止于三國此晉之狡詐也先儒謂諸侯鄙晉平黨逆故皆不至及宋向戌後至稱人趙武稱人尊公之說或非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按先儒皆云與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義同竊謂春秋書法雖同而事體不類宋平之昏愚殘忍尤甚于晉獻者夫驪姬之譖申生其爲謀也久其爲計也巧獻公溺于驪姬固不能不聽而事涉曖昧申生亦難措辯故縊死新城然當時獻公亦止殺其傅尚不召太子亦謂其事或出于輔道者之謀耳藉令申生辭辯知其不自白乎今痤之與佐未聞有睚眦之仇也棄之于痤亦未聞有一言之譖也祇向戍畏痤之狼欲謀廢

立未得其間適楚客過宋知爲世子交遂詒世
子爲野亭之請又使惠牆伊戾請從以爲告變
之地然平公既知伊戾世子所忌而又遣之是
授以行譖之資也及牲書告亂又不令大臣往
視而使左右近習誰非黨于伊戾者乎夫郊亭
人民叢聚之所飲盟耳目見聞所屬卽有亂萌
豈無可蹤跡者何不令一再勘而遽囚世子哉
觀世子佐也能免我之言可見其和于兄弟矣
豈其能諧順于異母之弟寧忍懷逆于生我之
父耶卒之左師聒語使召過期而世子不免矣

以此而較申生之事同耶異耶吾故曰宋平之昏愚殘忍尤甚于晉獻者此也

晉人執衛甯喜

按左傳于六月會澶淵後云于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經書執衛甯喜于秋宋殺世子之後意晉平囑托趙武必要獻公出會併執甯喜而衛獻君臣恐懼疑畏遷延不出直至于秋始會而執之耶然獻公之復國晉人亦不得以爲非其執甯喜特以弒剽耳但剽不可弒則衎亦不可逐喜當執則林父焉得獨免此平公

之所以忸怩掣肘恐襄公爲會主代執之以塞責者也故隨執隨釋不以歸晉而傳所稱使女齊以先歸又云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者皆誤也不然執衛侯比執甯喜其事尤重而經不書有是理哉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按許受鄭侵侮雖甚荼毒然鄭猶中夏同盟之國與其終事夷狄孰若和鄭以從晉乎乃不勝仇怨請楚伐鄭至有師不興孤不歸之誓卒之楚未必能大創于鄭而八月之卒竟不自食其

言可哀哉子蓋嗣是爲悼公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按蕭魚而後楚不敢與晉抗雖嘗伐鄭諸侯猶知救援故不能得志於鄭是時晉平昏庸大夫專恣霸業已怠楚是以知晉之不在諸侯而復爲陵駕之舉也鄭雖未服於楚明年晉楚爲成而中國諸侯皆朝楚矣華夷盛衰消長之勢如此經世者可不慎哉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按慶封出聘說者謂晏嬰初輔景公未能大有所爲先勸其君息爭修睦以安崔慶之心不知實離崔慶之黨也蓋崔慶同惡聲勢相倚而杼尤專政柄欲亡崔當先間慶于是謀之于崔遣封聘魯一處一出則慶必懷嫉杼之心而後可行吾間比其反也崔氏適有廢成立明之釁成彊有殺無咎東郭之計慶遂不沮而謀于嬰嬰曰崔之薄慶之厚則慶封滅崔之志已決由是爲杼討亂授甲盧蒲一鼓而崔氏盡殲已當國柄矣然封荒淫嗜酒剛愎寡謀又爲嬰所愚弄

反癸何以作難而封郎出奔此必乎仲之密謀也不然嬖伐崔而國人助之癸伐慶而陳鮑助之不有所恃其能然乎乘亂去奸不勞巳力期年之內二族皆亡蓋至此而後知不必死亡之說與杼尸三踊之心蓋有待而爲之者也君子之所爲豈衆人所能識哉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按是時晉楚爭衡諸侯奔命人人厭兵矣向戌因迎合輿情爲弭兵之說故小國賓從齊秦亦

許然此特可以舒目前之患而撥亂反正之急務強內弱外之永圖不惟向戍不知即以趙武韓起陳須無羊舌肸諸賢亦不知也即後世學士先生尚論當時之事者亦不過曰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百姓免于兵革者十餘年耳又不過曰于溴梁而無君臣之分于宋而無夷夏之防南北二伯天下大變已耳何嘗設身處地爲當特畫一善策哉夫弭兵之計乃中國諸侯之同心實非楚人之心也觀衷甲爭先及子木請晉楚之從交相見實欲陵駕晉伯盡得諸

侯耳楚豈肯安于無事者哉故爲晉計者政不
必于一國體統間爭勝負但當諭以大義曰自
晉楚搆難列國困于兵興是以久闕朝貢置周
天子如贅旒實我兩國之罪今幸天啓其衷弭
兵息戰小大之國各得寧謐自今以後晉帥東
方諸侯若魯宋曹衛之國楚帥南方諸侯若鄭
蔡陳許之國各修朝貢以夾輔王室有奸盟者
天下共伐之此所謂撥亂反正之急務可以合
諸侯可以正名分上策也又不然則當告曰諸
侯間于王事則相朝玉帛來同奬天子誰敢當

之雖先君文公及齊桓公皆未曾有今楚欲通
兩君之好毋亦二三友邦從楚從晉各守封疆
以修職貢間歳行聘問之禮以聯晉楚之交安
疆息民于是焉在惟大國圖之楚從其計于是
伏信義以固邦交薄賦斂以厚邦本時訓練以
詰戎兵數年之内徐爲圖荆楚計此所謂强内
弱外之永圖可以尊周室可以繼桓文中策也
若趙武所謂楚能使秦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
請于齊之説是彼此相挾勝負相持不惟不能
和楚且以中撓之權與齊秦又樹一敵也不示

弱于楚哉于是楚康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
也斯言一墮而中國事去矣卒之諸侯南向楚
遂主盟桓文數十年攘夷匡夏之業敗之一朝
豈惟趙武之愚而僨事抑亦中華氣運之不可
反哉觀世變者不能不爲之歎息

衛殺其大夫甯喜

按衛獻之出無甚罪狀其歸則大有辜于君道
蓋喜之復辟既受父囑獻公只宜諭之以大義
動之以公情喜既欲蓋父之愆必欲結君之意
亦何辭之有乃不勝欲速而許以政由甯氏夫

政者人主之操柄也豈可假人即一時失言歸國之後苟能翻然改悟以政權自攬善馭甯喜假以爪德喜亦豈敢貳心自罹罪辟乃深以得歸爲幸盡挐而授之是導之以專也患之亦晚矣且甯氏與孫氏一逐一復勢如水火兩不並立喜豈不思托君自庇故其所謂專者意亦反林父所爲而更張太驟震主駭衆者或有之未必睥睨神器與君爲仇也彼公孫免餘必係林父之黨遂乘隙請殺之公雖以前言自礙竟弗顧矣是佯爲不知而假手免餘也逐已者舍復

巳者誅恩仇不明信義不立尚焉得爲君哉春秋以國殺而稱大夫專罪衎也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王氏經世曰書弟罪衛侯也書鱄出奔於殺大夫甯喜之後見鱄爲甯喜出奔亦以罪鱄也衛侯無君兄之道殺喜不以其罪使鱄至于出奔其罪鱄奈何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巳雖急納其兄不思剽既立矣爲復之道欲兩得而無害則何地以寘剽甯喜不顧盟而願得子鮮之一言重其義也欲堅其意豈無君臣之大義可指

陳以感動而乃從獻公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之云乎此信之不義言之必不可復者也而子鮮爲之殺甯喜者固政由甯氏之一言也夫言必信行必果而不唯義之所在未有不至於賊者也重於失信而不知兄弟之恩之尤重也不忍負甯氏而不知君之尤不忍離也爲子鮮者初决於出以感悟獻公可也公再三止之則可止矣夫亦念國之無人公之無恒也而與大叔儀竭力以輔之勸公以立甯氏之後則亦無負於喜矣乃决於自絶止使者而盟于河終身不向

衛國而坐不已甚乎魯宣公弒立公弟叔肸非之而不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於春秋知肸之所以取貴於春秋則知鱄之去未合於春秋矣然穀梁以爲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則亦過矣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按會以盟爲重夏雖已會于宋而晉楚之事未有成議故未盟今晉亦弱于楚交相見則許之

爭長則讓之楚得勝弃晉求卒事遂相與盟故
夏書會秋書盟一事而兩時也豹不氏前見也
而左氏以爲違命故不書族夫視邾滕乃季氏
恐公室不能供賦必徵及三家故假爲此令焉
得云違命而去其族乎諸侯之大夫者傷之也
蓋此盟一定則中夏諸侯皆將南面朝楚華夷
例置名分蕩然擅盟者大夫而受辱者諸侯也
聖人蓋重傷之穀梁乃以是爲恭不亦異哉獨
公羊云殆諸侯似有所受但訓以爲衛石惡在
是夫惡名也非行也卽一人之惡諸侯何以殆

乎至于楚人衷甲說者以爲欲刼盟王氏經世以爲示强嚇晉皆非也楚自蕭魚會後亦甚懼晉况此時在會諸侯無論本從晉者即陳鄭蔡許原是中夏同盟之國故楚人疑畏而防不虞在晉人見之則不勝恐懼遂一一不敢與較而甘受盟耳夫孔子相夾谷之會所以折齊侯却萊夷者雖大聖人作爲不可槩責于人然文事武備當事者不當預爲之計乎吾不意趙武叔向一時稱賢大夫而臨事倉惶失措一至此也然則晉之失伯豈特平公之罪哉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氷

按周之春是建子丑寅之月重陰在外微陽漸長使陰能固閉則陽得藏畜而不驟發所以凝結成氷無氷者陰不外固陽氣疏洩故溫燠而無氷也是時三家僭竊盤固于内襄公昏庸孤立日以會盟之事奔走應酬于外豈其徵應如此耶梓愼以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爲蛇乘龍宋鄭必饑蓋以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虚危之次斗牛七星在北爲玄武龜蛇象角亢

七星在東爲蒼龍象歲星木屬角今失次出虛危下故曰蛇乘龍而角亢氐爲兗鄭之分野心尾箕爲豫宋之分野故曰宋鄭饑夫東方青龍木北方玄武水歲在玄枵雖云失次然子歸母鄉不可以言乘水能生木何反占爲饑且九州分野各有所屬特主方向而言五行之利在在有之豈以木星專主宋鄭耶此術家之曲說也觀此年經傳不言宋鄭饑則梓愼之言不驗矣況于春無氷之義絕無可解處

夏衛石惡出奔晉

按左氏以爲討甯氏之黨非也夫甯喜雖專未嘗樹叛逆之黨況石氏亦不聞與喜深交焉得爲甯黨而獲罪見逐乎竊意甯喜弑剽寔獻公之羽翼而林父之仇敵也林父豈能忘情于獻公者哉今甯喜以無罪見殺則獻公失其羽翼而林父得逞矣公亦必深自悔之而惡父石買曾以重丘人詢孫蒯之故而伐曹則惡乃孫黨而非甯黨也今在朝用事宗强衆附獻公豈能晏然無所疑畏乎故逼之出奔寔所以剪林父之黨也晉素庇林父故惡奔晉

郳子來朝

按郳自元年來朝後素黨齊伐魯十九年晉執其君魯取其田則國益微弱乃不以爲怨而來朝者何蓋自盟宋之後晉楚之從交相朝見則郳以小國供兩大國之賦必不能堪而齊以强自恃未必誠服于楚且多誇詐郳不敢相托故來朝魯者欲附魯以通楚也不然事晉事楚惟恐不給何暇事魯哉

秋八月大雩

按春無氷者陰不固閉陽氣發洩也秋大雩者

陰不從陽雨澤不降也皆三家縱肆而襄公孤立之應也

仲孫羯如晉

季氏私考曰羯之如晉本事晉也公將如楚故羯先如晉左氏以爲告將如楚非也蓋宋之盟晉楚之從已交相見由是魯於晉楚遂兩事焉當時晉弱楚强故臣如晉而君如楚耳若告晉以公將如楚而後往則豈晉人之所欲哉此不近於人情矣書此以見趙武爲政威不足以重於諸侯也

冬齊慶封來奔

按慶封之奔由盧蒲嫳反盧蒲癸王何以釀成其見逐之端此實晏平仲陰與有謀者而王氏輯傳云莊公之弒幸臣與死者十人令爲之討賊者亦幸臣爲卿大夫之恥此不覈當時事蹟之實而未察乎平仲之隱忠也其謂兵之弭必各守其度無爲不順則爭端自絕魯爲望國首納齊之凶人何以示諸侯則論之確者也然晉嘗納林父之奔受崔杼之賂襄公其有所傚而行之者乎故春秋書崔杼弒其君光諸侯同盟

于東丘齊慶封來奔楚子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其義昭如日星矣

十有一月公如楚

按宋之盟晉楚之從交相見也然左氏載魯宋鄭如楚而如晉者止于蔡侯且陳許亦同如楚而不如晉則晉之不競于楚可見矣經不書蔡侯如晉者同盟朝于伯國常禮不足以爲榮也削四國而不書者不忍中國之同執而朝楚也獨書公者傷望國之輕身以爲諸侯倡也卒之親襚送葬唯唯奉命覲在楚之書聖人之心不

滋戚乎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靈王泄心崩子貴嗣是爲景王

乙未楚子昭卒

按楚康王昭卒子熊麇嗣是爲郟敖夫天王崩于甲寅至乙未四十有二日矣公在途聞訃而不奔喪楚子既卒則途中畏縮而不敢還魯之臣一則曰我楚國之爲一則曰遠圖者忠畏楚國如狼虎視天王如弁髦甲寅乙未以日而書聖人之情見乎辭矣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按襄公箝制于三桓毫不得有爲于國今又羈身夷楚旅瑣無依春秋書此于歲首悲之也亦譏之也左氏載公親襚之事夫襚所以依尸禮死而襲襲者浴也襲後小歛大歛乃殯楚康之卒公尚在途至楚則殯已久矣既殯而使公親襚其說似謬恐只是留公送葬耳

夏五月公至自楚

按書至者危而喜之也左氏載季武子取卞之事經何以不書是時三桓僭竊襄公特寄空名

于魯蓋有國而無國矣季孫宿罪惡滔天書之
則不可勝書如人罪應於死斷案已定則其餘
雜犯科條皆畧之耳豈聖人末減之哉

庚午衛侯衎卒

子惡嗣是爲襄公

閽弑吳子餘祭

按閽門者也刑人也禮刑人不在君側吳子近
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然越俘以刑餘之人而報
千乘之主其處心積慮已非一日旣復巳仇亦
洒國耻何其壯哉豈有勇知方之士而混迹于

行閒者乎　餘祭弑弟夷末嗣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季氏私考曰左氏云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竊意晉德方衰人心已散雖以義驅之猶恐不集若欲成母家妄興大役則不惟諸侯不聽雖其羣臣亦必有辭矣蓋杞在雍丘即今開封府杞縣也其地東近於宋西近於鄭西南近於陳許令陳許以南既皆服楚而宋鄭之地則楚之所爭也杞在二國之間足以通

往來之路苟爲楚得則南連陳許楚可以長驅北方矣故杞之城本爲中國計或者念毋私情亦屬其間耳然晉平公不能修德睦隣攘夷安夏使楚人畏懼不敢北轍而區區以城杞爲務抑末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

按魯素謹于事晉晉人報禮亦夫數數也前年公如楚仲孫羯如晉本重楚而輕晉而士鞅即來加聘恐魯之事楚專且密耳左氏載公享獻子公臣不足三耦之說而聖人不書以著三家

之罪與不書取卞同義歎句之子

杞子來盟

按魯杞相距爲遠春秋初杞常事魯魯實未嘗侵奪其地左氏載晉使司馬女叔侯治杞田事非也此盟必以謝城爲由而欲附于魯耳蓋是時中國諸侯皆已南向事楚杞伯不能安處而國小力薄難于供賦近見襄公留楚七月事楚必專楚必睦于魯可相依附故來盟者爲通楚也

吳子使札來聘

王氏經世曰有太王之父季歷之弟文王之子
則泰伯當讓季歷當受此所謂聖達節也若季
札則亦當守節耳壽夢之欲立季札與諸樊之
舍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蓋聞其先太
王泰伯之事慕而欲効之者而不知其時義之
非宜徒啓後日之爭也不見宋宣公之事乎假
令夷昧死季子不度而即之吳國其靖乎僚與
光何人哉僚固不憚於襲光固不憚於弒徒以
季子之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二子故二子
佯讓之以爲名而內不失其有國之實豈誠心

死於先君之命而季子立則無辭者耶以後曰
之利害既如此以今日之事理則立長正也立
少非正也壽夢過中而反謂季子不成父之非
正爲過中古今有幾太王乎立子正也傳弟非
正也諸君之輕死爲勇飲食必祝爲過中而反
謂季子不成兄之非正爲過中古今有幾季歷
手穆公問於子思曰昔文王舍嫡而立其次是
何法也子思曰文王舍嫡立次權也聖人不以
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知聖人不以權教
則知春秋不貶季矣且春秋褒貶各當其事札

辭國乃後日事而逆於來聘貶之史家有是法乎

按季札讓國之事古今侈為美談自胡康侯倡為辭國生亂之說諸家遂同聲附和貶之不遺餘力不究當時事迹之實而隨人口吻排詆前賢可乎夫壽夢四子札最次當夢在時札年甚少君國子民之道未見一班何得便以為賢而欲立之耶且壽夢英敏有為方與楚抗乃遽為廢嫡立少之舉以啓後世爭端必不然矣況諸樊輕而勇豈肯讓國與弱弟而為兄弟迭君以

次及札之言者乎郎或有之亦焉能保餘祭夷末必如約乎大抵諸樊卒于門之日公子光尚幼羣臣見國家多難議立長君故以餘祭嗣位及祭又爲閽人所殺則國亂無已危疑難定遂援餘祭故事傳位夷末及夷末卒則次宜及于札于是國人公欲立之而延陵之逃意在于此矣君聘魯之時餘祭未弑夷末未立焉得逆料季札辭國僚光簒弑之事而預以生亂削其公子之稱耶君謂追論其失而削之又非春秋編年紀事之道矣何以服當時而信後世耶況僚

嗣父位君國子民者十二年札亦久居臣位在僚左右故光之弒僚必遲遲于十二年之後札聘上國之時則擁衛之功札實有焉而事僚且終身矣傳所稱強立固避之狀何足據哉不然既已辭國而又徘徊于危疑可畏弒逆相仍之朝可謂知乎或又議其歸不討賊是又不通時勢者也且無論光爲諸樊子宜立彼時遏卒于門矣祭弒于閽矣僚弒于諸矣使札必于討賊則光且應無赦太伯相傳之業將屬之他人乎抑札自受之乎此其不討光之隱衷而人未之

諒也說者又泥左氏通嗣君之說謂是夷末所使夫吳魯相去千有餘里書來聘在夏計其遣使出疆時當在五月餘祭未弒之前又安得爲夷末所使而稱通嗣君耶傳又載其周流列國觀樂衛人之事夫是時吳與楚競吳見襄公久留于楚恐魯與楚睦則諸侯或以望國爲領袖故遣賢公子來聘冀離楚交耳札豈不諳世故而爲此遨遊迂緩之事耶

秋七月葬衛獻公

按諸侯五月而葬今纔三月耳葬何速哉豈以

林父在戚恐有他變而先期以襄事耶

齊高止出奔北燕

按止高厚之子本惡族崔氏之仇也崔杼死止始與政城杞之役亦得從焉傳稱其好以事爲功必其人貪戾專恣爲同列忌嫉是時城杞未還公孫蠆公孫竈作難于內使不得歸止恐歸而受辱故遂奔燕其子高豎即以盧叛豈非族惡之故態歟齊人欲弭高豎之亂故立其曾孫酀爲後而左氏云良敬仲飾辭也然高止奔燕而燕遂亂燕伯奔齊齊侯伐燕則止之爲人可

知矣

冬仲孫羯如晉

按前年公如楚羯如晉軒輊昭然而范獻子郎來聘襄公之心滋不自安故又遣羯報之至于楚則遲遲報禮公亦無君彼何矣晉楚强弱之勢魯國事大之繁不具見乎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按楚郟敖恃强放恣陵轢中夏何有于魯近因吳使季札晉使士鞅來聘恐魯與吳晉睦諸侯覘望國爲向背故聘以報公朝而維繫其心耳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按蔡本姬姓之國同盟中夏因迫于荆楚遂與陳鄭叛華即夷自會厥貉之後獨甘心事楚者七十餘年故風聲氣習一染于夷狄而不可變則其父淫子惡有自來矣何足怪哉且訃以疾卒故魯人會葬如常此又其文奸之罪也非聖人孰能直著其惡哉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按程氏季氏之說欲共姬從權辟難與左氏女而不婦之言相爲發明是或一道也竊謂行權

之事可通于處常之婦不可槩通于孀居之婦何者婦人寡居如執玉捧盈毫不可忽必獨行不媿影獨寢不媿衾與處女無異乃爲完節故雖同毋兄弟不可踰閾相見匆匆莫夜倉卒可不待保傅而下堂乎易恒之六五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謂丈夫當從權婦人宜守經無一可變也者列女傳云宋伯姬既嫁恭公十年恭公卒寡居三十五年則其處心積慮別嫌明微之力即執玉捧盈不足以喻其嚴者一旦以

失火不待保傳而下堂當是時雖以宋之忠臣義士擁衛捍護得免于難然離幽閒而混譁雜迹涉嫌疑媿于從一之義矧急遽倉惶之際奚暇辨其爲忠義與否故其答左右之言曰婦人之義保傅不至夜不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壯哉斯言此伯姬素定之見實與恒其德貞之說相脗合者也春秋書此所以風勵千古使夫不當辟而辟以失節于造次顛沛之頃者知所警耳季氏私考乃云伯姬至是年巳不下六十亦宜知所輕重何大不諒伯姬之心哉若

程端所謂寧捨身以就義弗害義以行禮者尤爲拂經矣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王氏經世曰王者之道親親而及天下則治有序稱罪以明罰則政有經靈王崩儋括欲立佞夫佞夫不知景王立儋括圍蔿逐成愆佞夫不預則佞夫無罪也王之恩素篤罰有章而尹劉諸人敢以無罪而殺其介弟乎且括亂首而免則是所忌在佞夫耳故書王殺以見忍親失刑雖天子不免於首惡而況其下乎王子瑕佞夫

之黨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杜元凱曰共姬從夫謚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共葬事禮過厚薛氏曰古者婦人無謚從夫之謚東遷之後其制隳矣共姬執禮而死宋人不敢加非禮之謚一人守正天下莫之違矣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季氏私考曰良霄汰後嗜酒則害於國政宜去者也雖與公孫黑有爭為其所惡然亦當國者主之而後能逐公孫黑必不敢因其醉而攻之

也故子皮推亡固存之語當在伯有未奔之前非因既奔乃始聚謀也許鄭讐適讐國將以因其力也良霄見逐本無大訶今乃籍讐兵以復國不既爲亂乎此則國有常刑矣故其殺也不稱大夫其先絶於仕籍以罪討耳此與二十三年晉人殺欒盈義同是時子皮當國故其政事如此此子產所以不主彊直也歟

冬十月葬蔡景公

按春秋之例君弒不討賊則不書葬蔡般弒父何以書葬其以疾訃也夫弒以疾掩葬不待期

欺天罔人殺之罪加一等矣不討其罪而會其

葬豈特蔡淪于夷狄中國其胥爲夷狄矣乎或

曰蔡久服楚討則楚必救夫宋之盟猶在也晉

楚之從可交相見獨不可交相討乎卽畏楚而

不敢動獨不當以大義責楚令其行討乎楚或

庇護不從則徧告諸侯仗義興師併討楚罪如

齊桓之侵蔡入楚其直亦在我也理直師壯又

焉知楚不爲我勝乎春秋書此不惟譏伯主亦

以譏望國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按晉爲伯主不討蔡般之弑逆而大會諸侯以恤宋國之災輕重倒置貶之誠是矣然凡會盟魯未有不與此獨缺何季氏私考謂叔弓已往吊慰則以襄公柔懦謹畏豈有十二國同會恤憐而不與者乎必其遣會澶淵之人即如蔡會葬之人先期至蔡隨即往宋謂可兩全而道路紆緩時日躭延遂不及赴會耳與其納交楚敖而會弑逆之葬孰若恪遵晉命以恤神明之裔乎黨惡于亂賊後期于伯主廢禮于同盟是一

舉而三失也故春秋之例會不書所事此特書
宋災故見其重于葬蔡景也相繼而書聖人深
致貶焉而說者或未之察乎傳云不書魯大夫
諱之也救災恤鄰何用諱乎叔孫豹實不在耳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王氏經世曰公淹恤于楚受親襚送葬之辱歸
而不發憤自强修其德政乃效蠻夷之居又章
其號處而終焉其志可知矣小寢猶非正况楚
宮乎然此非止以即安不正書也公在楚公薨

于楚宮皆襄之特筆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按左傳云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裯然昭公十一年書葬我小君齊歸是敬歸雖長而實襄公之妾也豈有舍夫人之嫡子而先立妾之子爲太子者耶季氏私考云齊歸乃襄公之夫人子野昭公皆其所出似爲可據然子野以毀卒昭公在慼而有嘉容是天不幸魯國也夫
己亥仲孫羯卒

于覆嗣爲大夫是爲僖子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

按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吊大夫送葬滕子會葬非禮也然楚康之喪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于西門之外不以爲異况滕以魯爲宗國何嫌過禮乎但靈王崩未聞諸侯有行吊葬之禮者又豈獨滕君爲可罪哉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季氏私考曰莒子虐國人患爲其稱人衆亂而殺之也然則弒君者非展輿也蓋爲亂衆所挾

而制其命者耳故展輿奔莒稱爵以其未立
爲君也左氏謂展輿爲弑與經意不合矣